

悦读

奔赴灵魂原乡

■余有兴

读罢泉州青年诗人吴文建的诗集《能不能为今夜让路》，感觉如同一股清流，诗集以它独特的柔软与温情，悄然拨动读者的心弦。这120余首作品，不仅是吴文建诗歌创作的阶段性总结，更是一部展现其艺术追求与生命思考的匠心之作。

吴文建的诗歌柔软却不脆弱，在轻盈的意象中蕴含着坚韧的力量。正如戴冠青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，这种柔软恰恰是诗人对抗世界坚硬的方式。在《能不能为今夜让路》一诗中，诗人写道：“能不能为今夜让路/收起你放牧的灯，只留一盏/过路的月光//请告诉传递消息的风/经过树林和田野，一定要/轻点，再轻点。”这些诗句没有汹涌澎湃的情感宣泄，只有月光、微风和雪花般轻柔的思念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揪心的温柔。

诗集分为“初见的多年以后”“能不能为今夜让路”“醒来，房子在田野边上”“素心，或者朝闻道”四辑，从不同维度展现了诗人的创作面貌。吴文建擅长通过日常意象的陌生化处理，营造出新颖的诗意空间。在《木头，可能是疼的》中，他将钉子与木头的结合隐喻为婚姻关系：“总会想起暗处的那枚钉子/它跟木头的结合，天衣无缝/每个人或许都这么觉得/但谁知道呢/木头，可能是疼的。”这种从平常物事中提炼深刻哲思的能力，正是吴文建诗歌的独特之处。

尤为难得的是，吴文建在商业与文学的双重世界中找到了平衡。他既是企业管理者，又是坚持创作的诗人。这种双重身份使他的诗歌既保有对生活的敏锐感知，又不乏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。他的《草地上的牛》和《一只羊在劝诫世人》等作品，体现出他对弱小生命的悲悯情怀，同时也包含了对人类行为的反思与批判。

在诗歌语言上，吴文建追求“诗语的陌生化”，讲究意象的清新和隐喻的张力。他的《给你的蹩诗：低树》中写道：“站在诗里，隔着句子唤你/我要扶了隐喻/怕一种硬伤，突然卷土重来。”这种对隐喻的精心经营，使他的诗歌在简洁中蕴含丰富意味，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。

吴文建的诗歌扎根于闽南文化土壤，这些山水风光、风土人情成为他诗歌创作最初的灵感源泉。故乡的一草一木、炊烟、村庄等意象反复出现，构成他诗歌创作的精神原乡。然而，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地域性表达，而是通过对个人经验的开掘，触及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生命体验。

《能不能为今夜让路》这部诗集展现了吴文建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突破。在诗人比读者还多的现实背景下，他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诗意生活的可能性——在浮躁世界中保持内心的柔软，在物欲膨胀的时代守护精神的纯净。吴文建的诗歌之路仍在延伸，相信他将继续以诗为马，奔赴更加广阔的灵魂原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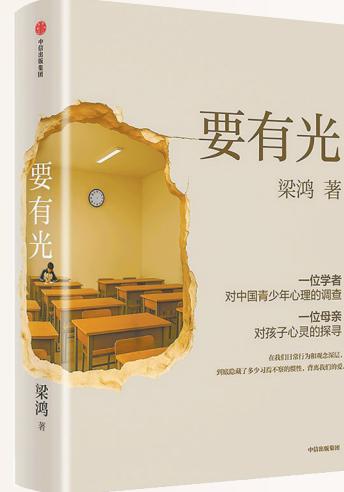
看见与陪伴的救赎之力

——读《要有光》有感

■许雅玲

合上梁鸿的《要有光》，那些在抑郁、厌学与自我封闭中挣扎的少年身影，仍如烙印般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这部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非虚构作品，虽褪去了“梁庄系列”的乡土叙事底色，却延续了梁鸿一贯的现实主义关怀。她以三年实地走访的扎实案例为基石，为我们剖开了亲子关系的裂痕、教育生态的病灶，更为困在心灵阴霾中的孩子与家庭，点亮了一束名为“看见”与“理解”的希望之光。

梁鸿的书写始终交织着双重视角的温度。作为学者，她踏遍超大城市、中等城市、县城和农村，走进家庭、学校、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，以敏敏、吴用、小立等少年的真实遭遇为样本，勾勒出一幅横跨城乡的青少年心理困境全景图：被家暴阴影笼罩的抑郁症少女敏敏，被海淀升学压力碾碎理想的“哲学少年”吴用，在县城教育洼地中迷失方向的“花臂少年”……这些孩子的病症虽千差万别，却共同背负着相似的枷锁——家长以爱为名的控制、学校功利化的评价体系、社会对“成功”的单一定义。



而作为母亲，梁鸿又能以共情之笔，将陈清画式“自我感动”的付出、杜梅拉扯患病子女的绝望与挣扎，如实地铺展在读者面前，让观者得以窥见亲子双方在时代困局中的双向煎熬。

书中最刺痛人心的，莫过于亲子间“同处一室却隔绝千里”的错位。家长们忙着用补习班填满孩子的童年，用成绩标尺衡量孩子的价值，却从未俯身倾听他们心底的呐喊。梁鸿并未止步于病症的呈现，她更搭建起一个“对话场域”，

让孩子、家长、医生、教师各抒己见，在多元声音的碰撞中，撕开了“为你好”的温情面纱，也叩问着教育的初心——我们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人？

而书名中的“光”，并非特效药般的救赎，而是细碎却坚韧的希望之火。它是丹县阿叔用“话疗”为孩子搭建的避风港，是醒悟后家长递出的倾听橄榄枝，是敏感制定日程表重拾学业的倔强，也是吴用转向哲学寻找精神出口的释然。梁鸿在结尾处写下孩子们的不同出路，正是想告诉读者：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，真正的救赎，始于放下执念的“看见”，成于平等尊重的“陪伴”。那些曾蜷缩在阴影里的少年，只要被给予一束微光，便能重新长出向阳的姿态。

在教育焦虑弥漫的当下，《要有光》如同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无数家庭的隐痛；又如一盏明灯，指引着破局的方向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治愈孩子的心灵困局，需要的不是更严苛的规训，而是爱与尊重的托举；而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，从来离不开家庭、学校与社会的共同发力。这束“光”，既为迷途的少年而亮，也为每一个在亲子关系中迷茫的成年人而燃。



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流自己的泪

■黄必良

读完《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》一书的最后一页，心里像是被一场温润的雨淋过，酸胀中透出几分清澈。原以为这是一本讲人生道理的散文集，却没想到，是十几位作家像老朋友一样，坐在你面前，跟你聊聊他们生命里最朴素也最放不下的牵挂。

史铁生的地坛，不只是一个荒芜的园子，更是他和母亲无言的对话场。他写母亲目送他摇着轮椅远去，“目光一直追着他，直到拐弯看不见”。而他倔强地不肯回头，直到母亲不在了，才在空茫的悔恨里明白：“这样一个母亲，注定是活得最苦的。”读到这儿，我眼前浮起的是无数个离家的午后，母亲站在门口久久凝望的身影。我们总是习惯向前走，却忘了身后的目光里，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牵挂。

汪曾祺先生把深情藏进一茶一饭。他写故乡的食物，写父亲亲手为他做的画册，语气平淡得像拉家常，可那份对故土与亲人的魂牵梦萦，却浓得化不开。他弄丢了父亲给的画册，怅惘地叹：“这些精美的东西，就像梦一样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”这种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的遗憾，几乎是全书共同的心绪。我们

何尝不是在失去之后，才后知后觉地读懂那些沉默的陪伴？

而真正让我心头一颤，几乎要放下书缓一缓的，是老舍先生那句：“人，即使活到七八十岁，有母亲在，多少还可以有点孩子气。”这话像一颗精准的子弹，击中我心里最柔软也最不敢碰的地方。作为一个在崇武海边长大的孩子，海风和渔港、古城曾是我全部的少年记忆。可自从父母离去，那片熟悉的沙滩与码头及古城，于我而言，便从“家”变成了“故乡”。回去，心里是空落落的——因为那个可以让你卸下所有疲惫、放肆做回孩子的屋檐，已经不在了。

但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，不在于它让你流泪，而在于它温柔地接住了你的泪水，并悄悄为你指了一条路。合上书，我鬼使神差地翻出那本蒙尘的旧相册。照片里，父亲正把一条刚捕的鱼拎得老高，笑得满脸褶子；母亲在一旁补渔网，低头抿嘴笑着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。书里的作家们，史铁生、汪曾祺、老舍、梁实秋……他们并非不知人间疾苦，恰恰是因为深知其苦，才更要执着地从苦难的缝隙里，找那一点点甜，一丝丝光。他们所眷恋的，从来不是完美的人间，而是这个不完美的人间里，那些具体、鲜活、曾让我们深深爱

过也被爱过的瞬间。

眷恋，不是沉溺于无法挽回的过去，而是带着所有爱过与被爱的记忆，更认真、更郑重地活在当下。这片父母曾生活过、我也从小长大的海边，每一阵风、每一缕咸腥的气味，都成了我们之间看不见却永恒的联结。

《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》没有给出任何答案，它只是一面清澈的镜子，让我照见自己被日常尘埃覆盖的真心。它让我相信，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，不是脆弱，而是一种深刻的懂得。然后，带着这份懂得，推开门，继续走进这喧闹、复杂，却依然值得深深眷恋的人间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